

表百僚可也顧乃大開私門竊弄威福使內外
文武大臣多出援引欲何為哉弗謂臣今日不
言也伏乞

聖明總收威福嚴加省諭使費宏知履盈之戒不得
劫制府部每事干焚使府部知奉公之義不得
阿附費宏每事咨請以深思

高皇帝不立丞相之由以預防費宏權侔人主之漸
如此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矣
臣今職守莫急於此今日圖報我

皇上者亦莫急於此也

羅山奏疏卷之三

進大禮要略

嘉靖六年

臣仰惟

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
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為之
纂要上請頒布矣

皇上欲重其事復勅館閣儒臣纂為全書臣愚俾
與有事不能無言焉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
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
宋諸臣爭之矣

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
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

皇上之欲為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則之集
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
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

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
可遽廢也

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今典不可苟為也伏
乞

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
為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
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
其槩備載

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

天子不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
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
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
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

皇上所定之禮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肯出

其下乎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知無敢自欺輯
為要略誠有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
為二部一備

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論纂修

臣等伏承

聖諭大禮書或有分毫未全亦宜添入又伏承

召入文華內殿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之

萬世用心纂修臣等學乏三長愚無一得夙夜
不遑懼無以彰

聖孝啓 明命也臣曾以履歷所知輯為要略凡百

九條上乞 聖裁已奉 欽依送付史館以備

纂述欽此然此乃臣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斯禮

之為書也舉三代之隆垂百王之法取之不可

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

皇上及

皇上初辭藩府懷墓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

駕諸臣所知也又如

皇上令內閣詳論大禮其節次 御批及執奏之詞

召對之語皆內閣大臣所知也又如

皇上以大禮未定孝心未遂五年有成

兩宮無間皆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知也。是誠

皇上至德要道真宜傳之萬世不可不謹書備錄者

也。臣續考事實增為要略凡百三十五條敬謀

素鐫用代抄謄裝潢成部再乞 聖裁候命下

之日於凡所宜咨問諸臣各給一部令以所知

限旬月間如例開詳送赴史館以備采擇庶乎

集衆見以成金書矣

。應

制陳言

臣伏讀

聖諭朕思民間疾苦情狀或未盡知則匹夫匹婦猶
有不被其澤於此見我

皇上真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也夫有君有臣然後

政舉今上有是 君臣恐下無是臣也昔伊尹

以天下為己任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惟成湯能用

伊尹故伊尹能相成湯夫人君以論相為職宰

相以正君為功伊尹不可得而見矣唐楊綰清

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

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
幹騶從甚盛。即日聞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
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
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
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
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
明驗如此。况

皇上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欲民被堯舜之澤者乎。我
太祖高皇帝懲前代丞相事權不復設。而今之內

閣猶其職也。

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不知
其宜何如為人也。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
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
監司苞苴公行稱為常例。薰蕕不飾恬然成風
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為拙
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
庫矣。司馬光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
在民。今在官者恒多矣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夫人君之尊如天明日月也威雷霆也近者

皇上畏天修省責臣下自陳待命之日莫不震震疊

既而無毀無譽黜陟不聞旅進旅退幽明無別

臣恐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也孔子曰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今之事君者其不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者鮮矣夫營營樂養子禽獸猶然不

敬君事何以別乎孟軻氏告齊君曰王欲行王

政則盍反其本矣臣切惟

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夫人君用

人固未嘗借才於異代者也今內閣擇其人焉

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

司監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

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不

然則上下交征掊剋在位

皇上雖有憂民之心而澤民之政率為遺絕如之何

其可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

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
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
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平天下之
要道也惟

皇上能行之也臣敢執此以告

論邊務

臣叅詳前都御史彭澤之處置邊夷疎略寡謀
前兵部尚書王瓊因其啓釁固當聲其誤國之
罪似未免有過直之心也王瓊名若不完才實
有用楊廷和因其奏已乃遂處以充軍之罪實
未免有過忍之心也是誠徒任樹黨報怨之私
全無忠君愛國之實者矣又看得王邦奇奏稱
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激變官軍幾危社稷
一節臣嘗與大學士費宏論之矣謂文錦與鑑
固不免處置乖方爲軍士者宜上告

天子罪之可也乃擅自殺之實亂兵矣不討其罪反
撫慰而加賞之而長亂可乎故今日宣大二處
紀綱大失軍士俱不用命遂致近日大虜內入
叅將王經被殺皆坐視而不之救也又看得王
邦奇奏稱甘肅之亂特命尚書金獻民提督

征剿本官自恃寵威不盡忠節一節臣嘗與大學士賈詠論之矣金獻民處本兵之地執要害之樞果有謀略一方有事焉用親往若無謀略將棄其師矣當時果遷延不進纔至中途遽行報捷冒功罔上莫此為甚何能激士而威夷狄也又看得王邦奇奏稱甘肅二次之亂盖由先年公論不明及殺馮亦虎仙等之誤一節夫馮亦虎仙釋放原出於朝議而復執之乃出詔書尋稱監故嘉靖三年五月處決各夷內火者馬黑木并米兒馬黑麻八月土魯番大舉入寇

甘州誠未必無所由也夫人君之禍莫甚於朋黨人臣之罪莫大於樹黨漢唐宋之事可監也咸謂王邦奇本罷職千戶有缺望心臣謂人臣之事君也惟當取善以輔主不當因人而廢言故今日之事若不懲於既往無以警於將來漢鼂錯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臣愚以西有甘肅北有宣大實皆為要害之地宜俱設總制之官然必謀略出群如新建伯王守仁者乃足以當之也又必慎擇巡撫之官責之久任吏部但得循資加職不得

易地更遷可也夫總制得人則足馭巡撫巡撫
得人則足馭邊將鼓士氣矣若夫興復哈密以
制御西番以永保全安候 命下之日本部另
行彼處總制官相度事宜速行議擬上請 臣待
罪本兵因未盡愚情故不得已於言也

自陳乞休

臣謹奏茲當京官六年考察吏部會都察院一
日唱名而已夫五品以下容之多口未可知也
四品以上鑑之 重腫不可欺也夫君子小人
之進退勢常相乘而治亂實係焉君子多而小
人少則小人退故舜有四凶或誅或寬小人多
而君子少則君子退故殷有三仁或去或亡雖
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自古
為然

皇上聖明天縱孰得而逃之乎誠恐司鑑別者多類
傷弓之鳥亂是非者得漏吞舟之魚或因以陰
樹朋姦或假以公傷善類則國家將來之禍有
不可勝言者

皇上當深察早辯之者也 臣性不同時勢難獨立止
宜罷黜安可苟容然非敢忘

皇上知遇之恩尚可以消當世朋比之心也

再陳

臣謹奏茲例當考察臣當極詞求退伏承

溫語慰留復職未幾舉劾復及又伏承 聖斷不

惑浮言許臣以忠誠端直留臣辦事苟非草木

之蠢應効犬馬之勞者也第臣獲罪於朝難從

諸臣之進退觀閔於衆恐傷

皇上之仁明故不能無言焉臣少也賤幸有聞於父

兄師友善善惡惡不昧於心是是非非輒出諸

口雖叨鄉薦不分科名守先人敝廬六七間薄

田三十畝知官階有竊祿之恥慕道義為終身

之憂際遇龍飛方圖驥展不虞典禮之議抗舉

朝四五年而詆罵之言經舉世百十疏非

聖明一見而決雖微萬死難當幸而名正禮成屢

嘗奉身求退緣

皇恩未蒙俞允顧寸心每切遲違非江湖輒敢忘君

柰廊廟原不同道茲又承 勅諭重修大禮全

書傳之萬世於是元惡寒心群邪側目故要略

方進攻擊肆行夫以大禮全書

皇上諭以紀一代君臣之行者也據事直書史職所

當盡也臣與在朝首角異同之論為一世之仇也今操是非之筆為萬世之仇也要之惟在乎彰聖明之孝振綱常而已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唐太宗欲觀史褚遂良曰史臣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今大禮之書行於當代彼皆身親觀之能無懼乎是宜臣之一身難勝衆口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惟知有夙夜事君之心而忘明哲保身之念是則臣而已矣餘自反無

愧也唐文宗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

皇上聖明剛決臣無容憂者夫夙夜匪懈臣之所以報

皇上也明哲保身

皇上所以全臣也伏乞兪臣休致放歸田里不然彼衆口也今日論之明日論之臣一身也安得今日辯之明日辯之未免清明之朝長為聚訟之所則何益哉

辭免兵務

臣凡愚一無補於聖明叨蒙首擢為翰林院

學士尋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因父母
俱亡祠墓荒廢既得展拜之請復承勉留之恩
進臣兵曹責臣重任受命以來固嘗臨事而
懼實未能好謀而成也繼修大禮全書勅加
總裁副職臣切惟斯禮也講之不過三五年書
之實欲傳千萬世夫事必成於一致心難分於
兩端茲臣晨入於朝終日而退凡部事止多關
白雖復與聞誠恐四方多事之時有未悉萬全
之計也又況日講兼承新命自揣年力宜守
舊官伏乞聖慈憐臣思慮過多精神短少容

仍以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使得職專史
館力効講筵別選賢能以佐兵政不然則舍此
取彼是謂侵官顧此失彼是謂曠官恐事一無
所成兩有所妨矣

公會推

嘗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

祖宗以來凡大臣例應會推於朝請命簡用所以示
公也切見近年積弊偏重公論不明甚負

朝廷簡用之意如會推吏部尚書員闕科道官任
舉休致吏部尚書喬宇揚旦吏部即推喬宇臣

謂家宰統率百官者也喬宇楊旦昔黨楊建和
壞亂綱常皆得罪朝廷而去曾未幾何而復
舉之是大臣之用舍將不在朝廷而恩歸臣
下也故臣不敢從焉又如會推禮部尚書員闕
吏部欲首舉禮部左侍郎劉龍次乃舉吏部右
侍郎溫仁和時仁和遂以歷俸年深出爭先後
臣謂大宗伯掌禮者也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今乃自薦而自爭先後是大臣之會推
將不由朝廷而由已也是以朝廷為謬而
自擅吏部之權也故臣亦不敢從焉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臣之不敢從者
非好違衆以自取罪戾也懼

天子之權不可以下移也伏乞聖明嚴加戒飭無
事因循以後凡休致大臣雖經論薦必奉
明旨起用方許與推苟有自相援引以欺君者豺虎
之黨也凡推用大臣雖歷年俸必量其才可用
方許與推苟有自執歲月以要君者犬豕之畜
也夫爵入於朝與衆共之故奉

天子命與吏部商可否者九卿之職也

天子知其入用之不知其人則又當擇之故與

天子商可否者三公之職也故吏部不得先密承風
旨以令九卿九卿亦不得阿承風旨以聽令吏
部如此則凡大臣任用皆衆舉於朝而獨斷於
天子一人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
矣

論邊將

近該提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憲題稱訪得
各邊將帥不畏國法專務奔競請勅廠衛及巡
城御史五城兵馬緝訪衆送鞫問革職等因到
部臣凡愚佐理本兵典守乃職邊方將帥而尚
有此是誰之過歟切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唐郭子儀為元帥
士卒視之如父兄然存撫恤也今者知兵之將
常少剥下之將常多是以一呼而起倉卒之變
每不在邊境而在蕭牆也又況近年邊將种勛
納賄事敗辱及本兵幸蒙寬容有類故縱故今
苞苴及門稱為常例簞簋不飾恬然成風誠有
如王憲所言者也但其所稱目擊耳聞宜有指
實夫揭借金銀器皿貨物所出必非一家黃緣
權貴勢要所經必非一手耳所聞者容有可疑

目所擊者決無不實合令明開姓名具奏乞將
交通之人治以悞邊重罪而彼此俱罪之賊盡
追助邊以彰

皇上之懲勸以舒士卒之忿恨也仍行在京緝事衙
門緝捕賞緣之人在外各邊撫巡衙門緝訪揭
借之主從實開奏其債主原不知情者限一月
以裏許其自首給還能有舉首賞緣打點之人
者仍給入官之贓充賞通行刊榜曉諭京城內
外及各邊方以警將來間有才名出衆屈於下
僚士卒素所愛戴者責令撫巡官公舉以需不
次簡用如此庶本兵有用舍之公無權勢之撓
將帥得人士卒感激有不戰戰必勝矣

樂舞議

臣近因纂修大禮全書謹書

皇上安陸廟祀先嘗命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以為
天子之禮樂備矣及觀大學士費宏奏議
世廟樂舞止宜用文舞以為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尚輒敢去武舞臣愚
以為茲議尚存遂非之心實非公共之禮也臣
嘗稽古王制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

從生者孔子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士大
夫且然況天子乎

皇上入繼大統尊為天子追尊

獻皇帝為天子父廟用十二邊豆樂用八佾以天子
之禮樂祀

獻皇帝所謂祭從生者禮也闕一非禮也樂記曰鍾
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
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
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

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是難言也議者以漢
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惠廟止奏
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文廟又奏昭德之舞謂高
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兼奏武德惠文二帝不尚
武功故止奏文始昭德臣愚以為此不足證也
按漢書景帝元年詔曰制禮樂各有所由歌者
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
文皇治天下厚德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

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丞相申屠嘉
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
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因請郡國諸侯
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乃致廟
祀遍天下而卒毀焉茲議也所以為漢之君臣
也夫漢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嘗命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肯行謂禮樂積德
百年而後可興文帝遺詔不欲天下為三年喪
以日易月然本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
其文自短三年之制皆非達禮樂之本者豈可

援以為聖朝法乎臣嘗聞樂舞以侑數為降
殺未聞以文武為偏全若必以武功定天下者
得兼用武舞三代之君揖讓得天下者宜莫如
禹書大禹謨曰舞干羽於兩階干戚武舞也羽
籥文舞也觀此可見古之天子皆用文舞武舞
者也又邶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魯記曰士
午猶繹萬入去籥宋儒朱熹云萬者舞之總名
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觀此可見古列國諸侯皆
用文舞武舞者夫樂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入
為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六人為三十六人降

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 國朝稽古定制

太廟文舞六十四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各
執干戚總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舞三十
六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各執干戚總
七十二人夫

獻皇帝為王在興國樂舞已應用文武七十二人今
追尊

皇帝崇享

世廟乃止用文舞六十四人而侑數反不逮王國宗
廟矣而可謂盡尊崇之禮乎況今

太廟之祭異世同堂誠如所謂以武功定天下者無
武舞不尚武功者止秦文舞則夫

太廟萬舞有奕昭格

烈祖宣真

高皇帝得兼用武舞而

列祖俱止宜用文舞邪又孰從為之別邪此誠臆說
非經典也夫

太廟祖廟也

世廟禰廟也

皇上為對越之主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

祖獨不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

禰邪使八佾之舞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宥得
其左而闕其右是

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

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世法
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今名

正言順是宜事成禮樂興矣曲禮曰在朝言禮
問禮對以禮伏承

皇上問及於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也今之事君者孰
不曰願

皇上為堯舜之主至議典禮乃輒引秦漢以下不經
故事為聖朝法不亦異乎乙再勅禮官會
臣重加詳議上請聖裁必加佾數更增武舞
庶得著之大禮全書以貽令典不然則樂舞未
全典禮猶闕恐非所以昭聖孝光萬世矣
再議

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能備然後能祭此孝
子之心也昔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皇上追尊

皇考獻皇帝別立

世廟祀以天子禮樂所謂祭從生者文武周公之道也有一弗備則廟祀不虔其何以盡

大聖人孝饗之心乎初議者於八佾之樂減去武舞止用文舞謬引漢景之詔為證夫既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固未嘗無武舞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嘗去武舞是皆先有懷二之心故卒無歸一之論也臣已援古證今反覆明辯其非矣誠恐

皇上勞於顧問憚於更張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毫

釐之差謬於千里者也或又方諸孔廟亦止用

文舞八佾夫孔廟之祭本古釋奠先師之禮宋

儒歐陽脩所謂學官四時之祭是也唐開元始

詔舞用六佾猶諸侯之禮也至國朝成化詔

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十二遣翰林學士王

獻諄闕里祭告是固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樂亦

彌文矣今

皇上乃以子祭

彌非祀先師也

皇上以天子有事

宗廟非遣官祭告也得比之而同乎考之春秋隱公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云仲子
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
樂也胡安國云不謂之侑而曰羽者侑者干羽
之總稱也婦人無武事而獨奏文樂故謂之羽
而不曰侑也夫仲子乃魯惠公愛妾以為夫人
不得入廟無祭享之所別為立宮以祀之非禮
也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可
也今

皇上為

獻皇帝立

世廟禮也雖別廟得同群廟者也又可降用文舞而
同於仲子妾婦之禮乎夫斯禮也昔爭帝而復
爭皇爭廟而復爭路廟成矣而復爭謁廟之禮
焉禮成矣而復爭文舞武舞焉臣等非好爭也
爭以禮也禮不備則不可筆之於書不可筆之
於書則不可傳之於後誠大闕典非細故也是
將使

皇上大孝之心不能明於天下後世臣從建議之後
亦將無所逃罪矣伏乞 聖明垂察

進明倫大典初藁

臣等菲才誤承纂修禮書重託前以初藁六冊

上塵 聖覽伏承

皇上親自定名為明倫大典誠可以法天下詔萬世也顧先名大禮全書宜事挾而備今改明倫大典宜義正而嚴 聖諭云果於理合則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謬而否者則貶斥之亦使後無所惑大哉 皇言乎至哉 皇心乎已將御票席書註論四條增入進覽又伏承司禮監太監絕忠於左順門傳諭 聖意凡古人歐陽修諸

儒之論於父子君臣大倫有所發明者俱要增錄是誠

皇上慮正論未明於今日橫議再肆於將來也臣等仰承 明命日夜不遑於是援漢司馬遷作史記事例凡每條所當發明處各為論斷用小書以附其後然皆即其所自為說據禮折之其心固宜無不服者也止稱史臣不用錄臣名氏者以示天下後世之公言也其席書論註仍多采擇附錄互相發明使凡開卷者於邪正是非瞭然不昧矣茲重寫成藁共六冊上干 聖覽伏

乞裁示庶體式有所遵依矣

論御史馬錄

臣等伏承

皇上以御史馬錄所起冤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
掌三司無敢輕重

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一應在繫人犯俱蒙依擬
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
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
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救
馬錄一人之生持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有當

死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人
入死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
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
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
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為必就馬錄死地罪止一
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
錄雖生無生不死猶死

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
服矣伏乞

聖慈矜察

考選御史

臣伏承

聖諭懇至夙夜靡遑懼無以推廣德心振揚風紀或
賢不能進是昧天下之公是也或不肖不能退
是昧天下之公非也於是內洛之十三道官外
洛之兩直隸十三省慶賀官叅之公論書其實
跡並不敢以一毫自欺者也夫天生大聖大賢
固不數其大奸大惡亦不常見惟中才最多近
來頽風大行積弊彌甚惟

聖明振作蕩滌於上宜其聞風而興起於下者也但

作人之功日改月化非一朝所能責備用人之
道日程月試非一人所能周知故茲去其太甚
冀其自新而已不然 勅諭具在遴選無方久
之則賢宜無不進不肖宜無不退者矣

論勘處倭寇

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
以勵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
稱兵中土讐殺族類為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
乖方馴致將卒虧衄疆場侵駭乃蒙 寬條僅
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勵臣工也先任

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職守海
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
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讐構難之語既不能譯
審以辯其真偽又不能輯柔以解其釁端無早
見豫待之智乏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遏
亂略鈔掠我民庶燹毀我公署戕殺夷伴瑞佐
等而莫之能採賊害將官劉錦等而莫之能禦
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喪師辱國終莫
追失機之罪今廢

祖宗之法乃僅行重罰通銓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宴

然為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之民布政司右
叅政朱鳴陽承奏盤驗夷貨倉卒聞亂調度莫
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
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卵翼之
私遂曲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
陞太常寺少卿劉穆叨任勸官懷顧望推避之
嫌竟莫伸夫三尺之法俱含有罪伏望

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地方朱鳴陽
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典
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於潛消矣

請刊勅

勅諭

臣捧到 勅諭一通內備載事宜率由

祖宗舊章革除近年宿弊內外臣工孰不警惕但傳播不遠信從無由臣欲將原捧 勅諭翻刻成書分播兩京及在外各衙門仍各翻刻頒給各官俾咸知宣揚德意勉效忠誠仍立石碑於公署座右昭揭 聖諭用飭後人及照大獄招詞候 聖斷發落亦應刊示中外俾知聖明好主之德臣不勝至願

明舊制

臣等議得桂萼所陳蓋因近日官守失職以致言出有激意欲補偏者也臣等竊謂有治人無治法官得其人法無不舉故人可更而法不可變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訟獄此其職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亦其職也夫職業之廢是謂曠官職掌之奪是謂侵官故夫申明舊章整于有位唯在

皇上總攬之而已今後凡貪官冤獄惟當責之法司
提問辯明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嚴衛緝訪捕獲
然必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請毋得故為輕
重羅織疑似以致事枉人冤則 輦轂之下積
弊肅清薄海之外將風動矣

慎科目

臣惟科目之設所以羅致才賢恢張治化伏觀
國初開科一詔始於洪武三年其間崇尚經術
痛斥詞華旁及書算騎射以觀全才立法至精
得人為盛邇者士心日偷風俗大壞窮經者失

其自信傳者謬其說誠所謂侮聖人之言者有
矣臣竊嘗有志推明釐正尚俟從容論列今姑
舉其弊且急者言之科目之壞其弊有三文體
不正一也刺文不以實錄二也聘延考官不得
其人三也以是三者之弊而欲人才盡如國初
難矣幸遇 聖明在上泰道一新鼓舞群材比
隆豐芑臣愚備講 經筵攝署院事職在啓沃
論諫維茲人才治道所關計明秋 天下鄉試
之期各處巡按御史責在監臨所以效忠圖報
莫大於此臣謹條列如左敢冒昧以陳惟

皇上采納責成監臨官着實舉行則斯文幸甚

一曰正文體

國初取士之制令經義五百字以上四書義禮樂
論三百字以上時務策千字以上詔誥
表判各有體裁大抵直書意義期致實
用今之所謂文詞者異矣配合綴緝誇
多闢靡口傳耳剽翕然成風經義浮誇
論議鄙俚作判昧法律之本意答策騁
書生之常談父兄以是為教子弟以是
為學明欺有司如同聾聵臣愚乞

勅考試官取士之文務要平實爾雅裁約就正說
理者必窺性命之蘊論事者必通經濟
之權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
不錄若歐陽脩黜一劉幾而風雅以後
又必定於周禮儀禮中出策一道以導
之習於禮學使人各知有禮然後責以
事君使民有餘地矣

二曰明實錄鄉試會試有錄所以錄士之
言也今皆出於考官之筆傳布中外上
以欺君下以疑士欺君不忠疑士不信

不忠不信非錄士之道也又況考官專
心文字則無暇力及乎考校此必然之
勢也臣愚乞

勅試官凡集錄進呈必用生儒本色文字間有潤
疎少為潤色毋令盡自己出邀飾虛名
則忠信之道孚而真才出矣

三曰慎考官官以考為名所以品士也未
聞置身堂下猶能曲直觀鬬隙中尚知
勝負者各省鄉試教職考官類皆出於
私薦御史方面之所辟召名位既卑學

亦固顯於是外簾之官得以預結生徒
密通關節干預去取獲雋之士多係權
貴知識子弟不公之弊莫甚於斯臣愚
乞

勅各省鄉試主考臨期許令吏禮二部查照舊例
訪舉翰林科部屬等官有學行者疏名
上請分命二員以為主考其在兩京鄉試
簡命主考外添命京官二員分考以贊助主考
之所不及充必

勅嚴各該御史聘延同考必采實學毋徇虛名必

出公言母容私薦如此則可以定權衡

辯人材矣

辭掌院事

臣伏遇

聖明在上彞倫攸敘大典肇修臣愚忝副總裁之官
懼負付托之命夙夜不遑春秋奄度雖半成
草創未及討論近荷內發奏章欲加備錄謬承
掌院之委遂伏閉館之愆兩月以來一字靡及
夫君事無擇臣職有專臣愚儒不足以飾吏治
才不足以兼簿書要在責成庶免稽誤况奉

勅旨訊問大獄并考選更替御史及審錄事宜俱畢

今署掌院事合請 命官更代則纂修重典 臣

得專工不敢推托於入者也伏乞早

賜裁斷

催取風憲官員

臣照得本院十三道額設監察御史一百一十
員分布中外治釐政務而不可缺焉者查得節
奉 欽依丁憂養病河南等道監察御史傅元
等二十員見今扣該服闋病痊日期仍各遷延
未見前來供職 臣竊謂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

后不食夫君固以得賢為急而臣尤以敬事為
先方今 聖明御極側席求賢為臣子者溫假
名器自謀身家夫豈所忍哉臣等欲候 命下
嚮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將前項服闋病痊官
員查催赴部自文書到日為始俱限一月以裏
即便依限速來以備急缺差用倘有過期不來
及故為推調者吏部明白奏聞除名間有在鄉
暴橫隣里在公陵輒有司者一併叅奏罷黜庶
臣職無不供而國務無不理矣

申明憲綱

臣竊惟 國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而糾正之
責獨重於巡按御史仰惟 國朝憲綱一書所
以昭示憲臣者詳悉周密使皆率是而行則何
患職有不盡哉近來官非其人法多廢弛茲幸
聖治日新申儆有位近奉 勅諭事理已將巡按
不職官員沙汰更替外但恐舊法不申則弊風
仍踵矣夫憲綱事類共九十五條臣不敢一一
煩瀆謹以其最急而且切者為

陛下陳之伏乞 聖明采納勅行各該巡按監察御
史將後開事宜務要着實遵行不許虛應故事

盖得其要而餘可以類舉矣此固世道之幸生
民之福也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
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
法等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
劾三司不職者吏部斟酌舉行按察司
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應吏部查
記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
巡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
恭亦須互相糾察以清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
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
後不許伺候作揖柰積使成風卑恭過
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憲綱舊禮敢有
倨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
自立仍前獻諂者吏兵二部即坐罷輒
則彌文去而實効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
每出巡審因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
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蒞任交代

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
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
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
者定行叅究則郡邑皆得遍歷而奸弊
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
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
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
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
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
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次發下勸令
必須對款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
七分者方與回道管事則事不滯而民
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采諸司官吏行
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汚濫奸
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
服近來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
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異者方許
保舉五品以上賊跡顯著者指實叅奏

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繫糾
切有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
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
槩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夫立
法貴嚴用刑貴寬凡一切酷刑之具皆
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冤
庶體

聖明欽恤之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
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
護印皂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
行凡設綵鋪氍毹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
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庶免小
民供億之繁

辭免陞職

臣伏承

聖慈禮遇優隆獎諭頻數惟先舜聖不世出雖孔孟
生不逢時茲復承 特勅吏部陞臣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與同少師楊一清每

辦事者臣捫心知愧稽首對揚切惟內閣乃掌
絲綸之地奚容斗筭之才君子不為素餐鄙夫
每甘伴食幸遇 聖明登極任賢不貳去邪不
疑已見作者七人尚得歸乎二老惟三公不必
備在一德乃有乎臣本凡庸荷蒙甄拔首居翰
苑尋轉青宮繼貳兵曹隨登黃閣甫週三載濫
獲四遷竊念托跡山中本遊麋豕之所策名天
上敢集鳳凰之池但君臣大義莫逃天地之間
而螻蟻微忱每照日月之下恐成愚公之見常
抱杞人之憂此臣所以欲拜 命而有所不敢

者也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容守原銜更擇賢
能以資匡弼則 聖德彌盛而治道彌彰矣

請諭三法司

臣竊謂君之於臣也惟授職任事臣之於君也
當宣力效勞故必夙夜在公庶幾恪恭乃職夫
朝參公座本有定制卯入申出亦有常期臣觀
諸司衙門如吏戶禮兵工各部朝散而蒞公所
升堂視事俱不失期獨三法司朝散還家及午
視事相傳為例殊不知一日之間時刻幾何况
都察院掌風紀之重刑部大理寺司刑獄之平

以斯有限之時刻而應無窮之庶務如之何其
可也仰惟

聖天子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為臣子者夙夜匪懈尚

恐無以仰答 聖心若玩愒廢時罪將何逭臣

奉 勅諭掌管院事勉圖報稱敢不竭誠伏願

申飭三法司堂上官嚴督所屬自今散朝之後

即便齊入衙門辦事其都察院十三道日覆四

方章奏政務尤繁掌院官日逐查考凡抄出

首意俱照近日傳奉事理便有了來說的毋得過三

日有了來說的毋得過五日其餘覆奏事宜必

預十日之內次第封進過期誤事者輕則量行

戒諭重則叅送別用庶闡茸廢職者皆知所警

伸寬理枉者各效其勞矣

禁革貪風

臣聞為治之道莫先愛民願治之君必嚴賊禁

昔唐陸贄之告德宗曰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

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

矣近來中外交結貪墨成風夫貪以藏奸奸以

兆禍臣竊懼焉嘗應 制陳言已歷舉其弊而

推厥所原實在內閣但因陳言者衆

皇上采擇而行故此疏一槩留中未奉

明白蓋彼時秉鈞當軸多非其人臣言雖有為而發
誠亦今日之積弊也切見每年進表三年朝覲
官員往往以餽送京官禮物為名科派小民箠
撻誅求怨聲載道九重深遠何由上聞是以
上千天和疊見災異皆賊夫之昌所致也臣前
疏已悉乃敢再寓一通重干聖覽謹候

命下之日本院通行中外嚴加禁約敢有仍前科派
小民餽送京官者在外許巡按御史糾察在內
許緝事衙門訪捕依律治罪而彼此俱罪之賊
通行入官如此則於

皇上奉天恤民之心未必無小助云

嚴禁約

臣竊惟內閣之官任輔相之責未有己不正而
能正君以成天下之治者也臣愚誤蒙超遷濫
居輔導位重而才弗充恩優而心益懼夫古
之所謂大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已臣自
寅入於朝終申而退正當閉門靜坐以盡補過
之思柰何近來公私交接習俗已成既涉嫌疑
且疲精力而況內閣之官處幾密之地尤不可

不自慎愛者也臣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今以身
許國安復有家茲凡各衙門事務在臣當與聞
者止應議於公朝不得謀於私室如有賢士當
接及以善言相告以廣忠益者自宜禮見公署
其有候門投送私書兼行饋謁者乞 勅緝事
衙門訪捕拏問又臣二親俱背一子自隨但籍
屬頗衆亦當預防宋范質為相嘗有戒子姪之
詩臣已刊示仍恐間有未能體臣之心遵臣之
訓者有司當繩以法勿得容情謹候 命下之
日本院轉行原籍禁諭庶得杜絕敝風保全名

節以自加純愆弼違之功以服膺

皇上忠良貞一之訓也臣實不勝惓惓之至

頒布大獄錄

臣近奉

勅諭事理同先掌刑部事禮部右侍郎桂萼先掌大
理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

幸賴

皇上神明睿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
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 聖斷刊示中外其紙

劄工食劄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

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 勅諭四道及先後

會問招纂節奉 欽依發落事理繕寫成書上

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 欽明大

獄錄夫大獄一榜固足以示刑罰之公要之先

後招詞之叅考情理曲直之攸歸則惟此錄為

詳備耳茲謹進呈 御覽其餘欲候 命下分

送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各

該巡按轉行都布按三司如式翻刊分布所屬

衙門一體頒給俾中外臣工咸知 聖明欽恤

之仁共摠懷德勸忠之念

公頒曆

臣仰惟 國家奉若天道頒曆授民法不私造

故內則欽天監推造進之

天子賜百官於朝外則各布政司翻刺轉發所屬

萬民於野紙劄工價皆取諸民以其本為民也

先年各布政司解紙價於欽天監解曆於禮部

及各衙門者蓋所以補頒給之不足耳奈何近

年士習競諛震失初意皆以此為要結之媒名

雖公物實通私惠每遇新進呈之日預遣人員

齋送到京在一人則有公送私送之名在各衙
門則有大官小官之等曆本堆積於權門載乘
夾屯於要路送者不以為嫌受者皆為應得因
之規利習以為常遂使大臣以 聖世制書與
販子往來貿易甚至使家人遍鬻都市計所獲
一歲之利可儗之祿入三品之資窮鄉下邑每
散不敷有一冊而借遍數村者有終歲而不得
見者即此一事惠不博施而況大於此者乎夫
大臣為國之損當履端之辰而規利損民有如
此者又安望其修德召和致豐穰之慶哉臣又

訪得解人中途乘時變賣至京就賤買補以取
倍息致有京官先期迎取越分強索者有惡其
後至而峻刑追逼者弊端滋蔓上下沿襲臣之
切齒茲事已非一日矣茲從大臣之列敢復坐
視其弊乎且授曆以作事告朔以貴始

陛下將興唐虞之治而興革之道正宜謹之於剝復
之交也且已解之曆難以發回將來之弊相應
預處如蒙乞 勅各省解曆人役俱送本院驗
收止將四分之一照舊給與各衙門散用其餘
分給順天府及在京各衛轉發所屬軍民如有

官吏侵越解人中途乘機變賣者行令緝事衙門緝拏坐以贓罪仍行各省巡按御史自嘉靖七年為始查照遞年解京曆數量將三分之二解赴禮部內將一分送各衙門分散官吏一分仍發順天府及各衛分散軍民撫按官及按察司官原非印曆衙門不許封寄曆本如布政司分外分送及大臣之家有買曆者一體緝拏將解人及大臣家人治罪其所減一分盡發各府州縣頒給小民庶天下之人均霑履端之慶且使知在位者非復前日趨勢嗜利之徒矣

辭免加秩 嘉靖七年

茲臣伏承 勅吏部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孚敬}加太子太保仍舊辦事以見朕優禮大臣至意欽此臣竊謂君之禮臣固不以寵錫為靳臣之報君敢專以品秩為崇故易有負乘之憂覆餗之戒也顧臣菲劣遇

主聖明科第僅踰八年官階躡登一品既有慚於黃閣復將玷於青宮為幸實多揣分難稱伏乞皇上收回成命無辱 過恩尚祈

上天發祥前星炳耀然後加臣斯秩庶免曠官

請賜書院額名

臣惟聖王之立教也自王宮以及閭巷莫不有學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事學蓋教養有地風勵有方此大道所以昭明而人才所以有成也臣自八歲就家塾二十歲遊郡庠二十四歲領鄉薦屢舉禮闈不第是非有司之不明實臣學術之未至也乃於西去臣居十五里許地名姚溪建為書院一區以為藏修之所并會學徒講學於其間柰何頑鈍無成鞭辟不進嘗於書院之堂榜曰敬義中揭范浚心箴旁列程頤視聽

言動四箴庶幾朝夕之間每接乎目必警乎心而不敢以自懈也自後得科第忝議大禮一得之愚固欲自盡平生之願者也仰惟

皇上心學之傳真得堯舜敬一有箴五箴有註提綱發目意有了然無餘蘊矣誠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斯世斯民何其幸也五箴註未過蒙獎錄愚臣竇切惶懼近奉 欽依行令翰林院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蓋亭立石摹刻 宸翰以昭 聖謨之盛在臣書院弟子尤宜佩服敢

乞 聖慈光賜書院額名臣當擇前地願自蓋

亭樹立箴石則 聖謨之盛不獨行於通都大
邑之間而又有以被於深山窮谷之中矣臣愚
不自知謹復將舊所作姚溪書院詩文錄分二
卷裝成一帙進呈上座 聖覽亦庶以亮臣之
初志而非敢微名於今日也

辭免修建書院

前者該臣奏為乞賜書院額名奉

聖旨卿所奏足見篤學以勉後來之意書院名與做
貞義堂名更做抱忠仍着彼處有司就其書院
中蓋敬一亭一座以置朕之五箴抱忠堂門等

處或有損壞亦與修葺完日具奏該部知道書
院集錄朕留覽欽此又該臣具本謝 恩奉

聖旨卿當時學首博識多聞以勤勵克篤其初而又
加敬慎以飭其身力輔朕躬盡心職務專以王
道匡朕兢慄自持又慮後學恐廢特以堂院名
額為請朕親撰以賜於卿才德學行未足以盡
褒示覽所陳謝具見勤誠朕知道了欽此續該

工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係敦崇正學風厲斯文盛事便行浙江布
政司着該府官親詣姚溪地方就貞義書院中

建造敬一亭并將書院及抱忠堂門坊牆屋等
項或有損壞就行修葺若舊規卑隘不稱即便
作新建造務須宏麗堅固用垂永久仍委的當
官一員在彼督工責限完報具奏不許遷延欽
此連奉

勅自過承獎勵 恩至渥也臣重違 聖意未敢有
言連日竊伏思之初因 聖製有敬一歲有五
歲註行於天下傳之萬世故敢請名書院自蓋
敬一亭座庶幾淑後學敦風教也伏蒙
聖恩親撰堂院名額以賜并 勅有司修建以廣規

制臣自揣何敢當也昔漢文帝欲為露臺召匠
計之其費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
臺為遂命止之伏惟

皇上節用愛民示敦朴為天下先今以臣書院之故
費及有司雖曰風厲斯文恐未免為
皇上儉德之累也況臣忝竊重祿有餘足備修建遲
以歲月自可完成者也伏乞 聖明停止前命
無費有司如此則

皇上重臣之書院也以仁義為麗臣之重於書院也
以錫名為榮矣

再辭

臣前者伏蒙 欽賜書院額名并 勅建敬一
亭座恩殊今古禮絕臣工臣竊念

皇上錫名之榮實出望外有司勞民之念每切胷中
已當具奏辭免修建伏承

聖諭這事已有旨了況亭座係置朕之歲石其他不
過量加修葺卿可勉承朕意勿得再辭近者災
異頻仍四方告勞凡不急工役相應一切停止
務在與民休息臣忝輔導之官尤當加省書院
亭座修建尤當停止者也夫

皇上示敦朴必自近始近必自臣始伏乞 特賜俞
允非臣一方之幸多方之幸也

進杜詩訓解

臣竊謂古詩自三百篇以後其存忠君愛國之
心者惟唐杜甫之詩而甫詩之尤精者惟七言
律詩臣昔年於書院中嘗因註家多失其意思
不自揣略為訓解近托梓刻以便抄謄茲敢裝
潢成冊進呈或備 萬幾之暇毒覽

辭免恩典

臣 伏承

皇上以明倫大典成 手勅吏部加選臣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復錫臣三
代詒命廢一子為中書舍人者 至恩踰常殊
錫非分寵光先世庇及後人顧臣何能輒敢當
此惶懼惶懼臣竊謂為人君者不以崇高富貴
為重然後人君之道尊為人臣者不以貪位慕
祿為榮然後人臣之道盡仰惟

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真未嘗以崇高富貴為重
也臣忝輔導位重弗充日懷憂畏又豈敢以貪
位慕祿為榮哉夫天道虧盈鬼神福謙臣備官

甫及七載超擢已至三孤且纂修乃供常職敢
稱勤勞若復濫叨 恩典莫知憂畏誠恐為天
道所虧不為鬼神所福也況臣之家世本為農
人管子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暇住子之
恩尤不敢當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收回成命
是

皇上於臣也示之以道臣於臣之子也遺之以安矣

羅山奏疏卷之三